

护工韩大哥

李晓

深厚眼袋的韩大哥,缓缓推着刘老头的遗体去往医院太平间。每一个步子,他都走得很沉,仿佛腿肚子里灌满了铅。

刘老头身子瘦削,遗体上盖着白色床单。那天下午4点,韩大哥给刘老头洗了一个在人间最后的澡,用一张白色帕子轻轻擦拭他瘦如干柴的身子。

刘老头患的是晚期肺癌。他爱抽烟,生前最后的一支烟,也是韩大哥点燃的。那天刘老头刚输完液,他无力地挪动着满是针眼的手臂,气息奄奄地给韩大哥示意,他想再抽一支烟。韩大哥去隔壁病房一个熟人那里找来一支烟,给刘老头点燃。刘老头干瘦的嘴唇吧嗒着烟,抽上一口,喘息一口。韩大哥用棉签蘸了水,敷在他干涩发乌的嘴唇

上。刘老头实在是没力气抽完那支烟了。半支烟衔在他嘴上,成为他在人世间的最后姿势。韩大哥取下这支香烟,烟蒂上的火光早已熄灭。

今年58岁的韩大哥是从乡下来的护工,而今他做这个职业已11个年头了。刘老头是他在医院永别的第17个病人。刘老头的三个儿子在广州,一个女儿在天津,老伴儿3年前去世。刘老头住院后,女儿请了韩大哥做护工,对他说:“大哥,我爸爸就拜托你了!”韩大哥就一句话:“你放心。”

刘老头很信任韩大哥。在他最后的日子,他诉说了自己的家事,甚至连存款多少也和盘托出。有天,刘老头突然老泪纵横,哽咽着对韩大哥说,我这把年纪了还攒钱做啥啊,我老了,有哪个儿女在身边……他要把存款分给韩大哥一些。这话惊得韩大哥站起身不停摆手:“使不得,使不得。”

医院里病人的家属,慕名找到韩大哥,是因为他有力气,脾气又好。这些年来,他护理不同的病人,总结出自己的方法。病人的药物、饮食、心事、性格,他都摸得清清楚楚。

有的病人脾气暴躁,稍不如意,就对护工乱发一通脾气。有次,一个肝癌病人,哼哼着起身,突然操起一个没吃完的饭盒朝韩大哥劈头盖脸扔去,让他满身都是饭粒汤水。韩大哥也没生气,默默去卫生间换了衣服,把身上洗干净。过后,他去病床前轻轻握住那个病人的手安慰:“莫急哈,莫急,有啥事吩咐我一声就是。”

这些人通常在一阵发泄过后,感觉到自己态度不好,总在事后抓住韩大哥的手,或大哭,或道歉,或悔恨,或口中碎碎念诉说心事。韩大哥从没往心里去,常挂在他嘴上的一句话是:“他们是病人,我咋跟他们计较呐。”

那些被韩大哥精心护理的病人,也得到了来自他的临终关怀,比如洗最后一次澡,剪最后一次指甲,理最后一次发。他们感受到的人世间最后一丝温情,来自韩大哥。

我认识韩大哥,是因为我爸爸78岁那年初夏生了一场大病,我们请他做了护工。爸爸对韩大哥很满意,他居然这样说:“比我儿子还要好哦。”

爸爸出院后,韩大哥来过几次我们家,还背来乡下老家种的新米和蔬菜瓜果。有一次,他吭哧吭哧抱着一个滚圆的老南瓜,说是回老家在草从里意外发现的。

我也去过离城60多公里的韩大哥老家几次。他带着我在山沟里转悠,我在黑压压的森林里深呼吸,回城后好几天,感觉肺腑里还萦绕着那林中温润的气息。

前年秋天,爸爸从那家医院的11楼37号床启程,远行去了。韩大哥闻讯,赶来给爸爸送行,也是他推着爸爸的遗体下了楼。我紧紧抱住韩大哥,全身颤抖,想在他的胸腔里吮取一点力量,在这世间坚定地走下去。



阳光下的奥依塔克河

近日,在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克陶奥依塔克冰川森林公园景区入口,奥依塔克河横穿丹霞地貌,五彩斑斓,犹如水粉画。

陈先林 摄/视觉中国

刘翠琴

得承认这个假期我有大把的闲暇时光,但奇怪的是,越清闲越慵懒,啥事也不想做。

本来打算利用假期看书、写作、旅游的,结果,近一个月过去了,只看了两本书,改了几篇旧作,投稿出去只发出一篇,至于旅游的计划,完败在炎热的天气面前。那我都干了啥?洗衣做饭搞卫生,早出晚归上班时也没耽误这些家务活,怎么放假了天天尽忙乎这些了?有时,打开电脑想把之前拟的一些题目找一个出来写一写,可却找不到当初想写的初衷了。更糟糕的是,搜寻自己所投文稿的发表情况,如果遍寻不着,沮丧得立即关机,严重怀疑自己的能力。如果发现自己的文稿登于某报或收到稿费,欣喜之余又觉得自己俗不可耐:竟然因为区区的几文碎银而或喜或悲。

一日,送汇款单的邮局人员好奇地问:“只有40元钱,是什么钱?”我开心地答:“稿

费。”“噢,是手工利(辛苦费)。”对呀,就是一点辛苦费。可这一点辛苦费还真不是好拿的。熬灯费油不说,还伤脑细胞、颈椎、眼睛,更伤自信心。纸媒萎缩,有时间写作的人大量涌现,如我籍籍无名之辈,想要文章登上某报某刊,不仅看文字,还要看运气。有时自觉得意的文字投稿出去却石沉大海,有时,某编辑已经发图片说某篇文章拟发在第几期,却迟迟没有下文,忐忑不安地相问,却被告知其刊物已停,是否属实,无从追问。道声感谢,从此江湖不见,以后投稿就绕过他家,避免再次尴尬。

小区里的老人们要么三五成群聚在一起东拉西扯,要么一大早就寻人打牌,有时觉得他们真的是在消磨生命,有时又非常羡慕他们的无欲无求,问自己,为什么不能

像他们一样活得轻松一些?

牙疼已有两日,坐立难安,服药也不见效,身体总是以疼痛的方式提醒你某个部位的存在。身体如此,心理也是如此。想牙疼还是因为自己内心不清净,上火所致。与退休半年的一同事闲聊,听其言退休不仅钱少了许多,而且极不适应突然闲下来的无聊。闻后,觉得牙疼更甚。

一日,看某文章中“闲”字原写为“閒”,意为关上大门消磨岁月,于是顿悟:自己的苦恼是因为内心不想闲。人生实苦,总要想法子哄自己开心。而我最喜欢的事情就是用文字记录生活和心情,每当我写字时,内心是闲适安逸的。尽管有时会因“卡壳”而烦恼,有时会因没能发表而烦恼,但那也是甜蜜的烦恼吧。

进了袋子里,扑腾着,嘶鸣着。

乡下的孩子,夏天总是离不开水。日头向西,水乡的码头上喧闹得像鸭子出了栏一样。会水的一个猛子扎到河心,踩着水翻起菱盘,摘下几个菱角享用着。不会水地趴在码头边,双脚拍打着,搅得一汪清水如泥浆般浑浊。岸上站着的大人聊着天,眼睛却离不开水,生怕自家玩水的孩子少了一个两个,不时地还要喊上几声。

夜幕沉沉,明月高悬,闷热的暑气却丝毫不减。门前的空地上,搭起了一张张凉床,大人们摇着蒲扇,拉着家常,兴起时有人会唱上几声老戏,说上一段评书。我们仰躺在凉床上,数着天上的星星。不时有流星从天际划过,引来我们的惊呼。萤火虫也来凑热闹,一闪一闪地飞来飞去,撩拨得我们跳下凉床,手里举着蒲扇,追赶着萤火虫的亮光,在夜色里蹦着跳着。

我已经有好多年不在乡下过夏天了。每年到了夏天,我都会想起小时候的日子。那些记忆里快乐的影子,在我的脑海间愈来愈清晰起来。或者我会在下一个夏天,回到乡下,再过一个快乐的夏天,一个真正的夏天。

家乡的炊烟

雨凡

“又见炊烟升起,暮色罩大地。想问阵阵炊烟,你要去哪里……”每次听到邓丽君演唱的这首歌曲,我心中都倍感亲切。随着悠扬的歌声,我的思绪被拉回到那有炊烟的家乡。

“一点炊烟竹里村,人家深闭雨闭门。”一缕炊烟,就是一户人家。炊烟,像家家户户的坐标,记录着乡村的恬淡生活。

“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烟囱上先后飘起的或白或青的炊烟,由浓及淡,随风而散。晨如残梦,午如轻纱,夕如幻画。村庄、树影、田野、庄稼、农舍都被笼罩在其中,那一片朦胧景象把村庄描绘成了一幅淡雅的水墨画。

“渡头落落日,墟里上孤烟。”劳作的人们逐烟而归,是久远的习惯。炊烟释放着今天可以休息了的信号,但记忆里更多的还是灌满大街小巷的呼唤:“回家吃饭啦!”孩子们一个个玩得灰头土脸,蹦蹦跳跳,从小村的角角落落钻出来。也有调皮的不肯回家,往住逃脱不了被扭着耳朵的命运。小孩子哭着,闹着,特别委屈,就是还没有玩够嘛!

我家的炊烟,伴随着鸟儿清脆的叫声,从燃烧的柴火中升起。母亲系着围裙,舀水淘米做饭。灶膛里噼噼啪啪的火苗熊熊燃烧,照得母亲脸庞通红。袅袅炊烟,顺着烟囱缕缕升起,慢慢飘散。中午,母亲下地回来,顾不上歇息,又一头钻进厨房,晚上亦如此。待吃完饭洗净碗筷,已是月上柳梢头。但母亲还是闲不住,不是缝补衣裳,就是打扫房屋。

母亲将自家菜园中的各色蔬菜,烹煮为家人的一日三餐。草木的清香味和食物的香气在屋中氤氲,温暖着简陋的老屋,升起生活的希望,也熏旧了母亲的容颜。炊烟,一头连着锅碗瓢盆和油盐酱醋,一头连着母亲劳碌的身影。

小时候,细粮少、粗粮多,肚里缺少荤腥,吃得挺饱,但一会儿就饿了。这时,我们就盼望着自家屋顶上的炊烟早点升起。当看到那一缕缕炊烟,我们的胃和心情便一起欢畅起来。炊烟不仅是一种风景,更是对一顿饭的眷恋。

母亲在灶台上做饭的时候,我们最希望父亲帮她烧火。因为父亲烧火时,准有好东西给我们吃。父亲总会将洋芋埋进灶膛里,将玉米穿在竹棍上放灶口,将那刚从地里刨来的花生放在火墩上……待这些东西烤熟,从炉灶中取出来趁热送到我们手中时,我们激动地赶紧接过来,鼓起小嘴使劲吹着,从左手倒到右手,又从右手倒到左手,等到稍微凉点,就迫不及待地吃起来。那希冀,那馋样,那焦香味,浸润了我的整个童年。

炊烟最盛的时候是年前,父亲把备好的硬柴搬出来,架锅炒年货、打豆腐、杀年猪……母亲围着灶台忙得不亦乐乎,父亲坐在灶口添柴,我们围在灶边,不时把煮熟的东西往嘴里塞。满膛灶火,映红全家人的笑脸。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家乡外出的人渐渐多了,小村人烟变得稀少。随着社会发展,微波炉、煤气灶、电饭煲、电磁炉等走进家家户户。炊烟已经与我们渐行渐远,逐渐成为模糊的记忆。

炊烟,成了多少游子心头的念想,想起它,思乡就有了形状、颜色和温度,有了路标、方向和归宿。

徽州臭鳜鱼

阮文生

一小块臭鳜鱼,在我嘴里热闹了。好比阿庆嫂、刁德一上场过了,嗓音一变,又来了胡传魁。一个喉咙里三个角色,够味道。

我订住盘子,这鱼不过七八两,身子里隐藏着金辉,上面还粘着绿茵茵红辣椒。鱼骨露出来,像一把梳子。我咬碎一块骨头。是的,会烧臭鳜鱼的店家都有这一套,大味道藏在骨头里。景德镇瓷器配上徽州臭鳜鱼,为这一口,跋山涉水的心都有了!

在徽州,吃臭鳜鱼容易,天都国际、徽玲珑、披云食府等大小饭店都有。各有各的做法,绝活不少。这回我是在徽故里吃的臭鳜鱼。这家饭店在全国都有连锁,川流不息的食客在此找寻着美味佳肴。瓷盘的底部有几个孔,烛火在照着,臭鳜鱼的味道稳定在里面,非常亮堂地端上来。

饭店厨房的动静大。铁器在响,火焰在响,厨师们在为臭鳜鱼忙着。两个专烧臭鳜鱼的师傅,别的菜一点不染指。大师傅们说起臭鳜鱼来,头头是道。据说太平湖里有叫清溪的地方自古盛产鳜鱼,那些鳜鱼穿游在石壁山崖,吃惯了小鱼小虾,嘴巴背脊尾部都是硬骨头,是不好惹的水里一霸,捕捉多靠勇汉徒手搏斗。这样的食材,才能做出上好的臭鳜鱼来。

徽商故里有个研发部。一层鳜鱼一层盐,再用石头压上,木桶里的古法,在研发部的招式里。牌子竖了起来,食材产地、新鲜度、菜肴的形态等等,也都有了自已的程式。锅里在烧,笔在边上记,大师傅守着锅,咕咕咕咕的响声,然后跟着感觉来定夺,不排除“剑走偏锋”。

现在的臭鳜鱼,不都是重口味的。下江人喜甜,上江人喜辣,有时也需要搞一点融合。众口难调,味道是个硬道理。来点加法减法,还得有自己的妙法。

徽州炉火里的金辉永远定格在臭鳜鱼上。徽菜里的这朵奇葩,已从徽州走向了天涯。

苹果

方寸

你在屋后种下三株苹果树
有一株会属于我
开花结果,再自然不过

那天风未停,雨未停
你追赶着我的脚步
如同这些年的记忆在身后

冬夜,你同那株苹果树一起
入梦,沉默且甜蜜
皱纹长在了我的脸庞

我的老娘

杨春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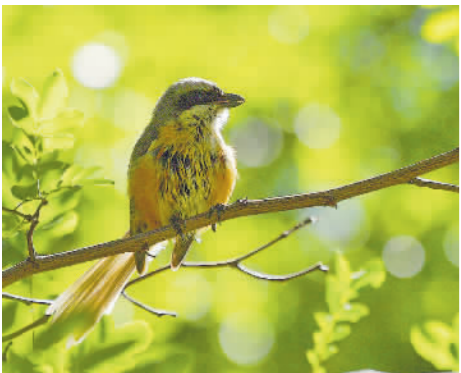
音乐空灵、悠扬
大妈缓缓起步
手抱太极 脚踩八卦
我看呆了
她的穿戴、气质、发型
真像我的老娘

娘84岁坎年无疾而终
有人说她到了天上
在天上养花
和在地上一样神采飞扬

在战火纷飞的时代
她将子弹藏在棉裤里
从县城运出交给八路军
因此在18岁入了党
她在党65年
一直在基层妇联战线上
她说,官大官小
目标就一个
老百姓为上
她说到做到
谁家有个大事小情
都愿找她商量

她让我们从小做一个
诚实勇敢的人
16岁,她把我送到部队
接受淬火 锻炼成钢
我没辜负娘的希望
我可以对她大声说
儿子前进的步伐没有走样

娘走了
我再也不见到她慈祥的容光
庆幸有这个视频
什么时候想她了
拿手机瞧一眼
就像见到了亲娘



伯劳的家园

图为一只伯劳在拉萨市城关区一处庭院树枝上为幼鸟“警戒”。

盛夏,西藏拉萨市区公园和许多庭院里绿树成荫,成了伯劳等鸟儿活动的家园。拉萨市近年来实施“环境立市”战略,开展以单位和小区为重点的“绿源工程”,使拉萨成为绿色宜居的生态城市。 新华社记者 张汝锋 摄

乡下的夏天

田秀明

汪曾祺有一篇散文写道:“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空气很凉爽,草上还挂着露水(蜘蛛网上也挂着露水),写大字一张,读古文一篇。夏天的早晨真舒服。”这样水灵灵的文字,如果不是在乡下,不是在乡下的夏天,断断续续不出酣畅淋漓的感觉。

乡下有夏天,城里也有夏天。夏天,对于城里人来说,大概只是一个匆匆来又匆匆去的过客。任凭骄阳似火,暑气熏蒸,居于空调房内,也是凉爽如春。乡下的夏天,却是最热闹的夏天,最真实的夏天。当第一声蝉鸣将夏天叫醒的时候,我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

小时候,我一直生活在里下河水乡的一个小村庄上。夏天是乡下的孩子闹得最欢、玩得最疯的时候,眼睛一睁就不见了踪影,成天光着膀子、赤着双脚,不晒得脸上冒油、身上乌黑,脏得像泥猴子一样,根本不知道着家。我们一长串的笑声,在炎炎烈日下蒸腾着。

夏天的太阳,一出来就是那么的咄咄逼人。蝉躲在树上,声嘶力竭地鸣叫着。乡下的孩子都是捕蝉的高手。很小的时候,我跟着大一些的孩子去粘蝉。一根长长的竹竿,竿头上粘着嚼得黏糊的面筋,循声发现树上的蝉,轻轻往上一凑,蝉便粘在了面筋上,吱哇乱叫,粘多了,我们也能分到两只。年龄稍大些,我也开始学着套蝉,竿头上绑一只洗衣粉的袋子,伸到蝉的后面,轻轻一罩,蝉就落